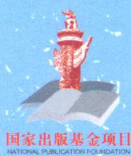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巴蜀全書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伏惟陛下即位以來，躬親庶政，聰明睿智，博達宏辯，文足以經治，武足以制斷，重之以勤勞，加之以恭儉，凡古之帝王，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，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縱之姿，濟之以求治之心，施之於事，宜無為而不成，無欲而不遂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，而治不加進，天下之弊日益於前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

##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六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世，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。災變橫生，川頰殘裂，江河湧沸，人民流離，災火藥作，歷月終時而其變不止。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眠，竊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

今世之患，莫急於無財而已。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，國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敗，常必由之。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，以為澤中穀斛八錢，糶三百萬斛，羌人不致動兵，諸葛亮用兵如神，而以靜道不擾，屢出無功。由是觀之，苟無其財，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，苟有其財，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平賊。

陛下預以西夏不臣，赫然發憤，建用兵之策，招來橫山之民，將奪其險阻，欲壞其國而後已。方是之時，夏人殘虐失業，橫山之民厭苦思漢，而又乘其驚饑，苟加之兵，此非計之失者也。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，關中無終歲之儲，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。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，以為萬舉而百萬全之功。既而邊臣失律，先事輕發，亦既入踐其國，係虜其民矣。然西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，獲其人而不敢臣，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。其終卒至於疲勳謀臣而講和好，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，而罷之於既發之後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？誠無財以繼其後爾。

且夫財之不足，是為國之先務也。至於糧谷四夷，臣服異類，是極治之餘功，而太平之粉飾也。然今且先之，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

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，出稅府之財，徙內郡之租賦，督漕運之吏，備沿邊三歲之儲。臣以此竊陛下之有意乎財矣。然猶以為未也。何者？稅府之財不可多取，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，可以舒目前之蹙，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。此臣所以求裁其區區，而不能自己也。蓋蓋為國者不然，知財之最急，而萬事賴焉，故常使財勝其事，而事不勝財。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。財者車馬也，事者其所載物也，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，車輕其物，馬有餘力，車有餘載。然後「言」以擊擊泥而車不傾，登峻險而馬不蹶。

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，民力屈矣，而上用不足。平歲備備能自足，而事變之生，復不可料。譬如擊車瀾馬而引丘山之載，滿而無虞，猶恐不能勝，不幸而有陰雨之變，隄堰之險，其患必有不可知者。故臣深思極慮，以為方今之計，莫如豐財。然臣之所謂豐財者，非求財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，雖不求豐財，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。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費。

冗吏之論曰：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，有是民也，而後有是官，有是官也，而後有是吏。量民而置官，量官而求吏，其本凡以為民而已。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，鄰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，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，出以為守令，入以為郡縣，出入相受，由一人相受，由一人補之，其勢不容有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(10@ZH005)

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(川宣2012.110)

#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高則束傳而談經，下則徇文而違理，嘗竊病之，輒推《春秋》旨義，即《左氏傳》分而記焉。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，又旁采《公》《穀》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，附正其下，冠有周，尊王也。次以魯，內魯也。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，次國、小國各自著錄。又爲年表、世譜、書。總九十卷，目曰《春秋分記》。曲明聖人遺意，以示來世。至於得失盛衰之變，亦備論其故，蓋《春秋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，而《分記》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，因其異而一之，此《分記》所爲作也，尚《春秋》意也。開禧（二）〔元〕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<sup>①</sup>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。

## 程公許 十一首

### 論機務錯繆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輔臣崇執謙遜，避遠形迹，相示以色而不明言，事幾無窮，日月易失。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，帥才不蓄，一旦欲議易置，茫然莫知所付。九江擇守，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欺之臺察〔克〕〔充〕其選<sup>②</sup>。同時任言責者，雖心迹有顯晦，過惡有重輕，而獲罪於清議則同。一人扞拭之驟若是，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。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、鄭起潛、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，以示警戒，而忽聞龔基先之用，議者咸謂改紀之初，所爲錯繆，邪枉窺伺，善類何可高枕而卧。 淳祐間

### 論徐元杰死狀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正月，侍御史劉漢弼死。四月，右丞相杜範死。六月，右史徐元杰死。漢弼之死固可疑，範之死人言已籍籍，然漢弼類風淫末疾，範亦尪弱多病，諺曰天命，猶可也。元杰氣體魁碩，神采嚴毅，議論英發，甫聞謁告，奄至暴亡，口鼻四體變異之狀，使人爲之雪涕不已。六館諸生叩閭籲告，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鞠勘，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，盡情研究，務使得實。集議

①元年：原作“二年”，據“歲在乙丑”改。

②充：原作“克”，據《宋史》卷四一五《程公許傳》改。

朝堂，分列首從，必誅無赦。淳祐時

## 論京學仍以五百為額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京學養士，其法本與三學不侔。往者立類申之法，重輕得宜，人情便安，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，為士亦當自反，未可盡歸咎朝廷也。令行之始，臣方還朝，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。今士子擾擾道途，經營朝夕，今既未能盡復舊數，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，仍用類申之法，使遠方遊學者，得以肄習其間。京邑四方之極，而庠序一空，弦誦寂寥，遂使逢掖皇皇，市廛敢怨而不敢議，非所以作成士氣、尊崇教化也。（理宗時）〔淳祐十一年閏十月〕<sup>①</sup>

## 重開支川記

〔洪武〕《蘇州府志》〔卷〕四十八

天地間物之利于人者水為大，濬吠距川，治遂達澮，等級繩繩，聖人為利民計，其詳如此。後代因之，河渠有書，溝洫有志，咸以利舟楫，沃膏腴，有不可一日廢者。浙居東南，隘水踰于（墜）〔地〕<sup>②</sup>，引以為田，厥土衍沃。姑蘇產甲兩浙，枝邑常熟復甲姑蘇，即名可知已。有湖昆承江浦發源也，分為支川，橫貫于中，挾以東鶩，周涇、團塘、白茆浦、李王涇咸匯焉。南渡前居甯占冒，脈絡弗宣，乾弗克瀦，溢弗克洩，為咄晦大棘。百數十年間，鄉耆豪右咸思開治，竟怵異議。淳祐癸卯，陶〔唐〕侯升班過里，憫然嘆曰：“是川與諸涇交會，為湖海喉衿，田里命脈，涇闕硤絕乃爾，詎可因循顧忌，憚於疏鑿，俾稽夫束手無計乎？”爰咨于衆，髦倪貴賤聞言曲踴，謂非侯不可。於是揆延袤，眡窟隆，準事物，經始于甲辰中春之七日。弗抑弗彊，羣農仝至，因地順勢，塹高隄下，一指顧頃，荷鍤雲如，鼓袂風動。侯表衆勞來，飲饁腆嘉，咸勇于力。甫一月竣事，長四千尋，廣一丈十尺，深倍廣之數。凡用工六千，糜泉粟若干，侯以為己任而營綜之。曩據川之址靳弗退聽者，侯一不校，割己產迂道代之。繇是釃引（衆）〔泉〕流，灌輸千頃，堰岸雄固，遠邇混融，遂為海邦永永利。自非侯材幹公敏，

①原繫“理宗時”，據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一七三改、補年月。

②地：原作“墜”，據弘治《常熟縣志》卷一改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襟宇恢拓，疇克有成？

矧此川西北有鳳凰涇者，侯之高祖名節朝請府君故廬也。二子曰擴曰振，聯危科，躋廡仕，蟬嫣弗絕。淳熙間，其孫天台史君之嫌以祖母言宜人丘壠在焉，念河道壅淤，銳于疏導，不果。逮（今）〔公〕凡三世，〔始克成其志〕。先是學竺乾氏者將浚長涇，有老僧力止曰：“時法未可，三十年後自有地位中人來辦。”君子謂侯茲舉嗣先志，侈後基，孚衆願，三者備矣。〔是役也〕，樂於攸助者三蘭若，明因、褒親、永福，是皆可書，以詔于後，庶千百載間弗至陵塞。

侯名寮，字任道，府君五代孫也。今爲通直郎、舒城邑大夫。淳祐己酉孟春，滄洲程公許記。

## 杜清獻公祠堂記

《杜清獻公集》

淳祐八年春正月，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。公天下士也，砥節礪行，終始金石，崇論宏議，焜耀冊書，精忠可質之鬼神，盛名明揭乎日月。方百里之國，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？然嘗論之，天下惟是是非非不〔可〕泯於人心<sup>①</sup>，而是是非非之公，訂之鄉黨，爲得其實。必其修於身，行於家，信於州閭也，而後可使從政。由一命以上，推所學以行己及物，達而立乎人之本朝，以道事君，施利澤於天下，皆其取信於州閭者推之也。蓋古者尚賢崇德，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，而鄉先生沒，得祭於社之義，距古未遠。舉三老孝悌有詔，月旦有評。至於邦彥碩老，生有令聞，卒有遺烈，或立之祠，或樹之碑。江都相之塋，過者爲之下馬。郭有道之葬，銘者自謂無愧色。彼其徘徊顧瞻，悲慕綢繆，必有以心服於人，而人自不能弭忘者。民之秉彝好德之懿，豈吾欺哉！

公之解送於鄉，第春官，仕州縣也，臞然一儒生耳。掌故府四歲不遷，稍進而列屬寺監，爲郎中祕，安知其際更化於端平，任言事官，以直道結主知，以風節聳動四海？逮其出輔碩藩，入扈禁橐，兼掌書命，擢貳事樞，尋見嫉於枋臣，歸食洞霄之祿，猶前日一臞儒耳。安知其積天下之重望，又際更化淳祐，入秉國鈞，以全德終始也？先是甲辰歲，時宰以憂去位。上觀監久，若未有所屬者，中外疑慮，異論蠱起。公許奉祠厲雪，被起家之詔，以左螭直禁苑。嘉平月之十二

①可：原闕，據光緒《黃巖縣志》卷九補。

日，賜對便殿，晝漏盡十三刻而退。日晏，宣麻之命遽下，秉燭問詞頭，公與竇葵范公並命，拜左右丞相。丙夜，二制脫稿進入，偶當上意。翼旦路朝宣布，縉紳舉笏更慶，都人士懽聲如雷動。上側席延佇，驛召旁午，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。人情厭於朋比，僖公相國，一振刷之。以六旬始克輿疾造朝，理機務甫八旬，而遺表上矣。疾革，索紙筆，欲有忠告，淡墨數十字，僅一字可辨。上深悼，爲之不視朝者三日。詔贈少傅，諡清獻。公許屬當演綸，中有兩聯：“如聞餘息之僅存，頗欲有言而已澀。雖數字欽傾而若辨，想九京忠愛之未忘。”識其實也。

嗚呼！士君子幼而學之，壯而行之，每患乎無其時，無其位。有其時，有其位，道可得而行矣，命之不淑，則天也。天於斯民，何薄其祐而塞其予也<sup>①</sup>！意者氣運之伸屈來往如環無端，蒼蒼正色，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？抑陰數偶，陽數奇，爲善者不能以勝夫爲惡者之朋，猶陽之奇不能以勝夫陰者之偶乎？不然，何望治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，而事與人迕，十常八九？溫文正公所云：“四患未除，吾死不瞑目。”呂獻可臨訣，謂天下事尚可爲。以今揆往，信可爲於悒而流涕也已！

問者邑子戴君汝白過我溪澗，嘗及其長官趙君必适之意曰：“清獻公祠堂成，惟疇昔心事之同，非程公孰當筆？”頓首謝，不能自己。無何以書來，申前請益堅。嘗聞黃巖之爲邑，與赤城、雁宕岡阜聯屬，下際滄海，渺無涯涘，育秀孕奇，有衍未艾。趙君之作斯堂也，尊賢紀善，崇化厲俗，非但爲一邦衮繡之誇。圭璋特達，近接耳目之聞見；焄蒿悽愴，寧忘歲時之瞻思？德容如存，風蹟未泯，繼自今父詔子，兄詔弟，此吾曹之鄉先生也，則必竦然知所敬慕，退而自力於學，以求爲矩矱之遵。炳靈載英，豈特賦《三都》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！公諱範，字成之，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，而不以官稱云。

## 春秋分紀序

見本書

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強仕，殫思於《春秋》一書，不自覺其心力之耗。重以感時憤懣，沒其元首，言之可爲楚愴。猶幸先一年而《分記》書脫藁，持是以待後之學者，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！兄早登進士科，須次親庭。及爲廣都主簿、臨邛教官，公許皆得侍左右。每見其窮晝夜，廢食寢節，玩索探討，鉤纂竄易，前後積藁

<sup>①</sup>塞：光緒《黃巖縣志》作“嗇”。

如山。先君子、先夫人一日閱所坐蒲團穿破，意竊嘉之，而亦憂之，或勸戒以惜精神、養壽命。兄拱手答曰：“學不可已，而脩短不可期。苟得就此書，庶無負大人及吾母教誨。”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，後一年而卒。死生出入，意者自有見而然耶？

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，所習博雜，兄責之甚厲。忝繼名第，偶以組繡鞶帨見知於當代文章家，游揚引重，謬承人乏，載筆入直禁省，而經訓窅奧，未之有省，多是以有愧于吾先兄。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，塵乙夜之覽，學《春秋》者多欲傳抄，苦於編帙之夥。誤缺二字恩職牧宜春六閱月，綱條粗整，因以餘力刻梓公帑，廣其傳於四方。兄玉立頎秀，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、楊恭惠公、劉文節公、游忠公、劉清惠公、竇謨字文公皆深知之，而鄧元卿、薛中章、宋正仲、李德秀、馮公輔、程元甫、李貫之、張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，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。東南鉅公將指使蜀，兄與之際遇，尤加賞而敬愛之厚，莫若大諫溫陵傅公。公在朝，訝嗣音之間闕，適有故吏上謁，亟問以安否狀何如。吏具以答，傅公歎惋不已。

兄之學，於《春秋》為專門，然每與仲遜兄揚推今古，所著金石刻辭極精詣，詩亦雅淡，銳欲以不朽自樹立，而皆不克壽，可悲也已。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，以學行著西南。兄事之期年，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，益以茲事自任。天假之年，其所成就，詎止是耶？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，乃盡以兄遺文篋藏與俱，油口風濤，獨《分記》得免。適經進副本留京邑，得以參校舛誤。斯文之不墜，（失）〔天〕也<sup>①</sup>，而忍使之埋晦無傳，可乎？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，不幸並燬於兵難矣。

兄之言行，得文節劉公誌墓，足以詔永久。論著之法，亦已詳所自為序，及知院資政公、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。手足鍾情，愴慕奚極！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，求益之切，取友之端，具載如上方，抑以表見吾兄此書，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，覽者當自知之。公論在人，小子不敢得而私也。淳祐三年癸卯歲立秋節，季弟朝奉大夫、直寶謨閣、知袁州軍州事、借紫程公許序。

## 淮海挈音序

日本成實堂叢書翻宋本

歲戊戌，余自中祕丞考功郎得祠去國。維夏篋輿遊諸山，過雙徑，留五宿。

①天：原作“失”，據四庫本《程氏春秋分記》卷首改。

鄉僧安侍者爲淪茗焚薌于不動軒，示余以一軸詩，淮海肇禪人所作也。風簷展讀，律呂相命，組繡競巧，幾與晴嵐奪翠，谷泉遞響。獨恨未識其人，想其頂笠腰包，枝筇雙屨，穿雲度水，逐月追風，超然氛垢之外，不待見而意度了了在目前矣。後六年，余復以賦閒得自放于湖海，偶過吳門，小憩開元精舍。大長老枯椿曇公携一雪顛破衲比丘訪我，袖出詩藁，索爲之序。亟閱數十首，皆昔日得見于雙徑山中者。不待交語，已一笑莫逆。

前輩評僧詩諱有蔬筍味，斯論非不精切，知道者勘破，尚有說在。甘露滅賦詩成集，又工樂府長短句，精拔流麗。人但日以騷士墨客，不知其遍參知識及周旋賢士大夫間，融會玄同，遊戲文字語言三昧，與佛祖第一義諦本無差別。有得肇集，以余言參之，當具頂門上一隻眼。不然，是爲對癡人前說夢耳。淳祐四年甲辰歲冬至後四日，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書于霅溪寓舍。

### 滄洲塵缶編序

見本書

余自童丱從師習舉子藝業，每竊窺古人文章，輒欣然慕之。日課有程度，稍閒則滌筆硯屏處一室中，試爲詩章騷賦等作。父兄密窺，進而責之曰：“士生今世，舍科舉何自致身？而所嗜獨不爾，得無左乎？”拱手對曰：“小子不敏，敢不斂手於父兄之命。”雖然，竊嘗聞之，匠石爲人營宮室，大小廣狹，圓方短長，視主人所欲爲，度羣材，會衆工，以迄于成，亦惟規矩繩墨運于心而措諸手者何如耳。若曰我能是，我不能是，奚取于匠石？爲父兄若然其言，未嘗不深抑之也。逮冠，用志益苦。嘗病記問不能過人，而伐柯取則，粗究端緒。再貢里選，充賦于類省，主司皆奇其文，以爲脫去時文窠臼。辛未，忝綴末第，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。蜀之儒先，若後溪劉公、鴈湖、悅齋二李公、浩齋楊公，皆辱進之函丈，指示繩尺。而東南哲艾，則有菊坡崔公、昌谷、蓮經二曹公，先後推挽，游揚引重。是數先生者，其學行風節薰炙日久，所得不但文字而已。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，每侍坐，必誨以“蒙莊文滅，質博溺心”二語。余固服膺其言，勉自謹飭。而宿習深痼，文思一動，伸紙濡筆，飈激泉湧，沛然不得而遏，亦不暇於擇也。

日月邁矣，甲子一周，學不足以通古今，才不足以勝煩劇，謬當推擇，職忝



詞翰。公暇閱所藏藁編，盈箱〔累〕篋<sup>①</sup>，因取筮仕以來次第編綴古律詩，以一官爲一集，賦、騷、箴、頌、銘、贊、書、序、記、誌、表、啓各以類相從，奏篇、議諡、內外進退故事則自爲一帙。追念三四十年間，幼而壯，壯而老，所遇有逆順，所作有工拙。固當搜剔龐雜，采綴精英，以必其傳之久。披編一閱，堅白同異，無非前塵，分別影事，而弊弊然猶欲追〔記〕其一字一語之精與否，勞形怵心，老而不知息，鮮不爲遠觀之一笑乎！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是以始於是之之爲非也。寧知今以非之之爲是也，後日不又以爲非乎？

余自中年喜交方外，粗聞至道之要，方當落華取實，反求其一性之元，而友朋尚欲索我於言語文字間。用采陸士衡“懼蒙塵於叩缶，顧取笑於鳴玉”之句，名其編曰《塵缶》，並叙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。友朋見者，幸無強之以雲雷之飾，責之以宮商之音，庶幾萬一不以吳楚之僭取罪於當代作者。是編成於〔淳〕祐改元歲辛丑之中秋，嗣有譔述，續綴右方。程公許書于翰苑之〔摘〕文堂。

## 與葉紹翁書

《四朝聞見錄》卷三

《聞見錄》二帙，並沐示教，記載詳博，事得實而詞旨微婉，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，非細故也。靖逸抱才蓄學，含章退處，著書以待來世，當於古人中求之。《聞見錄》所記西山謚議一段，是時公許待罪奉常，爲博士，所訂文忠二字，實參考公論，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，而後敢落筆。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。然予此謚者，上下無異詞，故議下考功覆議，亦以爲當。當時却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，架閣公原注：即西山嗣，名志道後入朝，亦未嘗一訪。但建安諸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，頗相稱尚。當候稍閒，搜索副墨，錄以求教。

## 開寶仁王寺碑

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十六

仁王院舊隸東京開寶寺，藝祖皇帝六龍御天，沙門智暉奉敕興創，奕葉纂紹。至慧照大師法擘領徒從高宗大駕南渡，奏疏行闕，請即錢塘七寶山改建，主大內祈禳事如故典。制曰可。五傳而爲文坦。嘉泰歲甲子，以民居火延燬。坦議

①累：原脫，據《滄洲塵缶編》卷首自序補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起廢，而未暇也。綿十有七禩，易四主僧。逮及祖仁，以坦嫡傳得次補，念先志未就，慨然以肯堂自任。不數年，浸復舊觀。再燎於紹定辛卯之季秋，瓦礫堆阜，諸比丘衆託身靡所。祖仁仰天而泣，籲曰：“凡囿形數，成壞有時。惟大願力，歷劫無盡。矧茲梵刹，肇開寶朝。以心傳心，同一悲濟。河沙可算，虛空可量，而此至仁，不可勝用。誓以堅忍，期復厥初。申祝帝圖，配天其永。”

今皇帝嗣履大寶，祇畏於天，顯民晷，躬實儉慈，內帑羨儲，絲粟靡耗。有以祖仁所發弘誓轉而上聞，帝若曰：“嘻！茲惟我祖，受佛心印，貽後之人，忽而弗圖，寧不忝厥紹？”亟命司藏輦畀金幣，爲之經始。豪貴風動，叶相其成。古石佛像、觀音臺殿宏麗，與三門鼎立相望，雲堂丈室，庖湑帑廩，饌僧之所，作務之寮，繚繞周回，纖悉畢具。萬石龍簾，架以層樓，晨昏鐘鈴，則端平元年尚方之製作也。六字飛白，揭之前榮，奎壁焜耀，則淳祐元年宸翰之賁飾也。三頃上腴，擇之餘杭，香積屬饜，則三年上命之頒賚也。清淨檀施，佛所護念，乃若經律論鈔，覆以寶藏，運以鸞輪，金碧莊嚴，天龍圍繞，儼然雙林一會未散，無非宮闈錫予，及近侍之臣捐金喜捨，出納具圖籍，可覆考也。祖仁殫勞土木，幸汔於成。

介靈隱禪者宗禮謁直學士院臣公許曰：“仁王名寺，加以開寶、紹熙詔旨，與聖天子藻翰，罔不惟皇祖是憲，匪但爲宗門龍光而已。子執鉛槧，直禁林，盍爲之記，期以塵露，增益海嶽。”臣稽首拜手，作禮稱贊。昔在覺皇住靈鷲峰，爲波斯匿等說菩薩摩訶薩現諸王身化導之事，住百佛刹，修百法門，等而上之，爲千爲萬爲億，爲百億千億萬億，爲百萬微塵數，百萬億阿僧祇微塵數，乃至不可說，不可議。從初一地至後一地，自所行處及佛行處，修證具有階降，化利各有多寡。然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照見一切法皆如，則隨所應現，利樂有情，最初發心與正覺無相，殆未可以差別觀也。然則佩法王印，位天王位，爲天下一切衆生之所依怙，非佛菩薩本所誓願，疇克擔荷？

贊寧僧錄對藝祖言：“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”豈亦有見於此乎？梵語釋迦牟尼，華譯曰能仁。繇今觀之，唐末五閩，豺狼恣睢，生齒凋耗。大聖人者作揚仁風，掃其荒穢，灑甘雨蘇其疲瘵，揭慧日燦其幽昏，然後天統以正，地維以張，人極以立。惻隱一念，施及無窮，歷三百年，銷眚厲，却魔怨，繫人心，奠國步，莫非此念之推也。豈若蕭梁、李唐諸君規規乎因果報應、名相有爲者比哉。大梁夷門，佳氣鬱積，安知嗜殺之醜虜不爲我驅除？六飛吉行，言旋故都，奠九鼎於中州，復宏規於開寶，梯航萬國，仁壽八荒，盡十方世界，同一道場，無有

一衆生非我眷屬。顧瞻吳會，岌立寶峰，以智眼觀，奚別遠近？可使職方氏擅會稽、維揚之鎮，豈惟奉高宮，聞山呼萬歲者三？先佛世尊住三昧，定證我所說真實不誣。於是祖仁偕其徒侶彈指贊歎，歡喜無量，請以斯文伐石摹刻，昭示未來。

###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序<sup>①</sup>

見本書

維佛鑑老自蜀道來，早與石田師兄同爲破菴上足，得句中眼，秉棚外權。險如劍閣崇墉，壁立萬仞，奪却梓潼如意，截斷衆流。自清涼過焦山，由雪竇移鄮嶺。薰風飄轉，驅來五頂峰頭；宿債難逃，爭奈兩番劫火。你諸人百般較計，這老子一味癡頑。瓦礫成堆，柳栗杖依前橫豎；工徒雜作，金剛圈各自嚙吞。凡五會問答舉揚，被叢林勘驗不少。順寂之前一日，搜揀而爲巨編。况曾信筆親書，自甘招伏；更引旁人作證，忒煞周遮。點檢將來，有甚交涉？祇恐旃檀林下展轉傳抄，何如搯揜坑邊等閒拋擲？且圖省事，免起禍端。然雖如是，這一則公案畢竟如何合殺？不見古人道：“陽焰何曾能止渴，畫餅幾何充得飢？勸君不用裁荆棘，後代兒孫惹着衣。”咄！淳祐歲辛亥月建丑日壬子，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雪缺二字隱西瞻堂書。

### 【補輯】 十五首<sup>②</sup>

#### 劾鄭損疏

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十三

損撤關外五州重屯，移之內郡，則丁酉蜀禍，損實爲之。使損官可復，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？乞收成命。

#### 輪對劄子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志士仁人，嬰逆鱗，賈衆怒，不過爲陛下通耳目，爲朝廷立綱紀而已。今也

①原題“書後”，注曰“失題”，據《無準師範禪師語錄》卷首改題。

②此載十四首，另一首係與高定子等聯合署名，參見本書卷七八《薦伊川四世孫淮劄子》。

假以職而棄其諫，幸其退而優其遷，則是自裂其綱紀，自蔽其耳目，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，言不得行，始焉固辭而弗從，終焉強留而飲愧。臣恐自此同類沮失，各起遐心，來者相戒，以為容默，陛下愈孤立無助矣。 嘉熙元年

### 應詔論行都大火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羣臣忠告者衆，而聖意確不可回；聖意不可回，而言者不免於激。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為心，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、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，以召和氣，弭眚災，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。 嘉熙元年夏

### 論易楮法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廟堂決意更革，本欲重十八界，亦當令十六界、十七界稍有分別。若一時皆以五折一，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。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，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，令三界各有等第，庶幾公私兩便。

### 論鄭士昌復職與內祠疏

《宋史》卷四百十五

士昌罪重，京都浩穰，姦宄雜糅，恐其積習沉痼，重為清之累；莫若且與甄復，少慰清之，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。

###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序

《石田法薰禪師語錄》卷首

石田和尚入破菴室，乳水相投，認取祖翁遺下一片荒田，隨水牯牛，牽犁拽杷，是菑是穫，普為一切，傾出所儲，作大受用。五處法會，雲集展鉢，隨其福力，各使屬厭。至若談笑，起癡支傾，莫非遊戲，如幻三昧。世緣欲辨，退藏於密。不知三月十五之最後垂誨，但得本莫愁末一句子公案，已是合殺了也。諸仁者於此薦得，方知道老漢淵默雷聲，元有不死者在。淳祐六年九月廿日，滄洲子程公許敬書于玉堂直廬。

## 大慧禪師語錄跋

釋祖詠《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》

《大慧禪師語錄》板頃為丙丁童所奪，寺僧德濬謀再繡梓，以惠後學。公許嘗為作二頌，俾持叩檀度。辛亥歲，蒙恩召還班列，濬復來謁，則知信施雲集，工役將竣。以木石尤貳卿序跋見示，退而伏讀，所舉二事最為切當。大率先正宿儒衛道植教，議論間不得不為限防，然理之所在，本無二致。或者未嘗窺斑嘗鸞，膠於形迹而輕加詆訾，余每病焉。後之覽是錄者，能先以木石之言而求之，思過半矣。是歲良月既望，滄洲叟程公許書於武林寓舍。

## 跋唐九天使者廟碑

《廬山太平興國宮采訪真君事實》卷六

圓覆在上，蒼蒼正色，而一氣之翕闢，萬有之生化，莫知其然而然。孰主張是，孰網維是？即儒者之說，形體謂之天，主宰謂之帝，析理精矣。道家書乃明言所以為主宰者，維皇上帝，高居宸極，統御三界，分職而理。猶世之帝王，內有宰輔百執事，外有方岳侯藩，絲牽繩聯，生殺賞罰，各率其屬，以為民極者。幽顯一道，斯固可以類推。而儒者不欲言之，難乎為言也。青城潛廬三山真君降靈顯化，昉有唐之開元，而推原本始，蓋與無極道祖同胚暉於太元，司生化於品彙，應運御世，保國衛民，可以世數之久近，後先之彰晦而臆度哉！紹興間，九江通守葉義問纂《感應記》，中有唐李玘廟碑。近歲道流蒐補放失，首載臨川故守王阮錄寄事實一紙，謂開元廟成，詔刺史獨孤正訪諸工文辭者製碑以進，凡六百八十一士，謂李玘文稱旨，命召，固辭。阮說必有據。泚、玘字異，豈舊記誤耶？頌文葩藻可觀，是必棲道不仕，嘗究心于真詮者。

我國家肇開景運，躋世隆平，易廟扁為觀為官，若節春秋，有嚴典祀。逮中興南渡，真君之助順福善，靈響交著。上御極，文明稽古，躬寶慈儉。屬運度參會，邊塵繹騷，用震于淵衷，為生靈請命，秘祝書名惟謹。是至前管轄上清法師熊守中既承詔祇厥事，乃簪笏伏闕下，丐為真君加徽號。上乃親書三清閣三大字以賜，有旨即“九天采訪應元保運”之下加二字，曰“妙化”。臣公許秉筆直西省，演綸非材，懼無以發揚聖意。守中屬書李泚之文，拜識本末，庸侈上賜。狄難孔艱，岷潛二福地氛侵慘結。獨康廬穹爽屹峙，此固聖上所以懇懇乎欽崇之

典，禴禘之供，于以寧國步，拯民瘼。與夫樓居甲帳之竚瞻，露臺仙掌之崇侈，窮人欲而妄希仙事者，可同日語哉！

嗚呼！陽九百六，運度有常，雖帝王盛時所不能免。然天道好生，豈忍其赤子之劉於鋒鏑？而人君者代天以子萬姓，體天之生育長養為心，則兵禍可得而戢，和氣可得而致也。不然，保制劫運，開度群品，何以見于龍漢赤明之寶篆玉章，而迓續乃命于天，用祈天永命？聖經垂訓，何乃冥契若此乎？今聖上憂勤思治，心與天通，否傾必亨，眷顧有屬，豈惟丹梯天柱盡掃退於攬搶，五老崇山長屏蔽於江滸，將際天所覆，悉主悉臣，環岳鎮於四維中央，奠神鼎於滎河溫洛，車書萬里，冠帶百蠻，祀宋配天，綿載千億。小臣庸鄙，職在詞翰，賡《車攻》《崧高》之雅，勒元和平准之碑，揆才非宜，尚能泚筆以俟。淳祐元年歲在辛丑重陽節，朝奉大夫、守太常少卿、兼直學士院臣程公許拜手謹跋。

### 重建譙樓記

嘉靖《淳安縣志》卷十四

按《嚴陵郡志》，屬邑淳安舊名始新，名新安，嘗隸歙，歷代沿革靡常。隋仁壽置睦州，縣為州治，大業改雒山。唐徙郡治建德縣，凡三易名，曰新安，曰還淳，曰青溪。逮本朝宣和，盪平寇竊，改郡曰嚴，而縣亦定為今名。幽崖穹谷之間，水流激清，林薄邃密，土磽產薄，民貧俗愿，本易於施教化，粵近歲頗號為難理。山川今猶昔也，昔者之民，今之民祖父也。銅章墨綬，奉天子詔而為之令長，執掌期會，使吏得以旁緣為姦，擅予奪損益之柄，浮詐相糝，賦入采耗，蠹積於官而莫克究，俗訛於下而浸以玩。

吾友虞君退夫以銓格來泣是邦，朋儕交訾其擇地之不善，退夫曰：“不然。邑以淳得名，烏得厚誣為不可理？”入境，延見父老，詰致弊之源，推救弊之策，參訂版帳，略究端緒。乃布大信，寬期程，令孚於人，懽趨惟謹。游浹旬朔，綱目斯張。退夫喟然嘆曰：“使檄幸紓於曹司，追胥無擾於田里，不及茲時修舉政事，與吾民去其患苦，措之禮義，命之曰承流宣化，人謂斯何？”兩造在廷，剖析枉直，刀筆吏莫能措一辭高下其手，用能束笞極，卧桁楊，士藏修於庠序，農力作於田畝，以復其所謂淳且安之俗哉。顧邑政隳廢久，學館風化之本也，而堂隍幾於壞壤；市廛生齒所聚也，而衢術靡所扁識；橋梁濟涉，而往來交病；犴獄戢姦，而訟繫幾廢。於是衡其緩急，次第營繕，而後及於治事之廳，燕寢之室，

除館以納賓友，分曹以課文書。獨麗譙自宣和更創，嘉定重修，歷祀既深，重費撐拄。計工度材，詣府稟命，將撤其故而新是圖。前守編修章景孟，今守禮部高不妄，咸器其材而諾其請，且捐郡帑廩之緡斛及抽分之章箇，以相其役。重門洞啓，井幹屹峙，憑虛有闕，引繩其直。于以宣詔令，揭教條，來賦租，理訟訴，使幽枉畢達，文華發舒，豈徒以侈土木、備制度而已哉。

古諸侯國都皆設臺門，今令長猶子男之爵也。有民有社，而渙汨于簿書期會之間，視官寺若傳舍，傍風上雨，苟且遣日，將何以時興居，靜志慮，平獄訟，尊瞻視於吏民？退夫之作新斯樓也，裁節用度，杜絕滲液，因事之舉，民之和以究圖之。僦功于丁未之秋杪，及良月而崇成。費緡錢若干。明年春，考滿當代，書來諗予以記。抑嘗謂官無大小，時無今昔，事無難易，一言以蔽之，夫子所謂“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”而已矣。

退夫名航，蜀陵陽人，乾道名宰相孫。才譎敏贍。早歲從師取友，熟習義理之學，謹於律身，嚴於束吏，恕於臨民，故能理弊壞之邑，以治最稱。他日朝廷擇循良吏，為二千石部刺史之儲，退夫抑非其選歟？淳祐丁未嘉平月，寶章閣待制程公許記。

## 回仙觀碑記

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五十

呂仙翁訪東林沈東老，酌十八仙酒，論古今得失成敗，出入竺乾老莊之說，擘榴皮題絕句壁間。東坡繼為賡賦，世之好事者為之傾心駭耳。仙翁嘗有言：“仙之求人，甚於人之求仙。”東老有志行，多陰德，能致仙翁款門，索飲談道。東老固仙者流，而東坡翁幾仙之謫而非謫者與！曩予自中秘丞為煩言汰侈，放浪苕霅間，過東老之鄉，訊故居，鞠為榛莽。眉山道人王聞喜訪得片地錦峰之北，為仙翁結屋三間。無何，同里楊承元自南昌移病還浙，視其卑陋，欲撤而新之。吾友著作郎潘允恭温叔慨然捐金為之助，改卜山之陰。龜筮叶吉，相彼中土，為寥陽望幸之殿。闢一室祠仙翁，奉東老、東坡肖像侑祀，門廡齋館厨湑咸具。温叔復為度材，建會仙樓以崇峙其面勢。

先是，甲辰更化，收召元老，以今觀文殿大學士、提舉洞霄宮南充游公起家位元樞，參預政事。明年嘉平月，再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恩許建寺薦先福。公秉政一期四閱月，上印綬，歸佚於新市之里第。又兩載，始上奏曰：“臣本州有東

林之回仙菴，造端鄉人沈東老。願即此地建觀，以妥仙游，仍舊額，俾持久無廢。”上賜制曰可。吳興距蜀八千里，呂仙翁之訪東老，撚指一百七十有五年矣。東坡和章，首為發揚，相國復以賜額責其成。慨昔經始，溫叔非饒於資而志氣沖靜者歟？然克自貶損，樂施者翁從之。承元藉是以儲糗糧，哀衆美，為一方補闕典，使雲水之徒來往者有所棲托，豈為溪山與吾蜀人有夙昔緣乎？

予繼室楊氏歿，所遺簪珥衣裳，計楮萬四千餘緡，並歸菴之司出納者，俾貯以為予本，裨齋庖土木什一之需。承元因請予記本末。相國出東蜀之果山，代以儒學濟美。至公之考君太師忠公紹興末造列於朝，密贊大議，勳在社稷。施及嗣子，以學識行誼見知聖主，博大純正，為淳祐名宰相。於斯舉也，雖曰仍典故申錫嘉名，迺若營葺屋宇，增市良田，戒敕門下舍人，不使有纖悉煩擾，用意懇到，篤君親之敬，非徒以世俗福田利益為能事也。夫公槐棘崇峻，擇精藍之壯與物產之豐，意欲為，誰曰不可？而謙抑歲久，姑以一小菴名之觀，且不忍易其回仙之故扁，傳所謂為臣必以敬恪恭儉之謂歟。噫，承元知之乎！

崇臺千仞，培土以持之，苟一簣之忽，必為成功之虧。明堂八窗，哀材以持之，非一柱之壯，無以拓九筵之規。矧是靖廬，真仙所棲，謀之惟難，成之匪易。而幸會際遇，得假寵於一代宗工。惟是規制仍故，而不以崇侈為誇；拱榭略具，而不以丹堊為飾。相國知道者也，損之又損，其有合於老氏之深旨矣。若夫學老氏而居於此者，必能體相國之遠慮，持之以朴素，保之以清淨，撤其拳曲者而加葺之，易其腐壞者而加新之，使簞褐弈葉，與相國之清門偕為悠久，不亦善乎！承元對曰：“某不敏，敢不敬恭夙夜，以祇承厥事！”仙翁泛景八極，挾蘇、沈二公而與之俱。眷然昔游，實鑑斯語，因並述於下方，俾持以謁相國，歸而鑱之石。

相國姓游，名似，字景仁，以耆壽雋乂為四海具瞻。幅巾綠野，逍遙自適，莫得而親疏云。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十月望日，中大夫、寶章閣待制、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、眉山縣開國子、食邑五百戶、賜紫金魚袋程公許記。

### 興聖寺記

《至元嘉禾志》卷十八

天以皇朝世有明德，惠洽黎民，申眷命於高宗，中天立極，用再造我區夏。孝宗夙自秀邸，毓質少海，以承堯禪，祇若慈訓，誕保此丕丕基，積一執中之傳，有光往牒。維今嘉禾興聖禪院，則上聖載育之地也。斗樞繞電而壽邱輯慶，



赤龍遊河而慶都孕靈，帝命溥將，百神先後，父老傳頌，可考不誣。慶元更元，州陞為府。迨嘉定戊辰歲，昉因守臣希道之請，加賜軍額。仍即其所規作梵宮，扁以今名，所以紀長發之祥，示四海以有尊也。地接縣治，位置褊淺，無以肅視瞻。甫及四紀，而支傾植仆之不暇，守土者何以辭其責？

今皇帝在位之二十八年，郡當擇牧。上念畿輔股肱，烈祖在天之靈不忘顧歆，命大臣差擇其可寄以赤子者，得太府丞臣與峇於班列，即日佩以章綬。始至，款謁廟廷，退而諷之僚吏曰：“漢制，郡國得立祖宗原廟。我國朝陪京及車駕嘗所臨幸，咸即寺觀創殿以奉於神御，而洛師之應天、啓聖，則又即誕生而紀瑞也。維茲興聖，伯父臣希道實倡之。粵四十有五年，而臣與峇嗣領郡寄，臣與弼同時持常平使者節按部浙右。前此苟有而未全者，若有待焉。失今不圖，人謂斯何！”往復究度，舊基之左右，乃牙民產，倍其直以償之。由殿堂門廡以及庖庫，皆革其故而取其新，不侈不陋，十閱月而崇功成。捐官莊田地二百七十有七畝，合舊田地為一千八百二十有八畝，畀寺僧以給齋厨。費出於臺郡撙節之餘，不以勞民。是役也，大宗正、嗣秀王臣師彌實主其議，拜疏闕下，上為援筆大字書“流虹聖地興聖之寺”八大字，命鍍梓塗金，揭之新刹。龍蟠鳳翥，日麗星暉，耆老聚觀，感慕灑泣。

臣師彌被旨袖香奏告，道雪川，以圖示臣公許曰：“此國家盛美。君嘗以簪橐陪法從，秉鉛槧，掌內命，盍為之記，庸詔久遠。”臣固謝不能，而竟弗得辭。竊惟藝祖以神武膺圖肇造，繼統以太宗，而天下宜定。高宗以艱勦紹復，遜位於孝宗，而駿命以凝。至公無私，與天同運，孫謀詒遠，配天無極，冊書所紀，曠古鮮儷。小臣固陋，何敢妄以管窺？惟是隆、乾、淳熙盛德大業，得之面命心傳，見之躬行實踐，近接耳目，為法可傳於天下者，蔽一言曰仁曰儉而已。惟仁故見善明，用心剛，愛惡是非得其正；惟儉故處己約，待人恕，刑罰賦斂得其平。自陟大位，以訖倦勤授禹，惟日乾乾，祇畏於民巖，中外乂寧，風俗淳厚，士大夫咸以禮義廉恥自修飭。紹熙、慶元之際，國家賴以扶顛持危者，猶昔日所作成之人才。此無他，仁儉之德積於躬者厚而化於人者深，其培養之道，感移之機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。盛矣哉！若夫篤於尊親，謙以自牧，雖震夙之所，未嘗一語及焉。逮寧考御圖，適迨來孝，始克舉行曠典，道隆德盛，而退藏於密。業鉅事闕，而民無能名。刻辭豐碑，所以侈盛美於無窮，示來世以必葺也。臣謹拜手稽首而述以頌曰：